

# 第一章 叛军丞相

鲁曼登基的消息 在很短时间里就传遍了神属联盟各国。比斯大陆上的每一个帝国、每一个贵族世家甚至每一个异族首领，都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这个既在人意料之中、却又让人惶惶不安的消息。各个魔属帝国也在专心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他们把这当成一场难得的喜剧。

神属的各个帝国 他们的君主已经从神殿高层的变动中 看出神族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有了变化 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味地偏袒鲁曼。而贵族世家和异族首领们，多少也从撤军及物资禁运上看出些不好的苗头……在随后的会议上，各方势力都无法正确判断神族最终的想法，只好做出“静观其变”的决定。

在他们看来 斯比亚帝国里现在一边是硬着头皮登基的鲁曼，一边是苦苦抵抗的凯达家族，在这其间还夹杂着无数两边讨好的小股势力……

两方最后谁胜谁败，又有谁敢拍胸脯保证？鲁曼的手下高官又

一个接一个死于非命——对这些以享乐为终生目标的贵族来说，一份血淋淋的威胁比任何外交手段和战争胜负更令人恐惧……

斯比亚帝国的命运，还真不是一般程度地变化多端……

科恩带领着手下一直游弋在圣都周围的几个行省里——这里能最大限度地获取情报。当然，鲁曼登基的情报也传到了科恩·凯达手中。但科恩只淡淡一笑，就把这情报撕碎丢到一边，并叫人在地上摊开地图。

“鲁曼一登基，为鼓动士气就必定要对黑暗行省用兵，就算是不立即开打也会先调兵运粮。”科恩指着地图说，“告诉天照，把鲁曼的后勤基地找出来，保持和黑暗必要的联系。”

“长官，我们还不到 100 人，鲁曼的后勤就算被找出来，我们也无法打击……”

“照我的话做！”科恩站起来，“就这样。”

看着科恩离去，近卫队里的几个队长面面相觑。

岩石想了想，还是先把命令传达下去。

“长官是想做什么？”一个队长小声问大家，“难道要袭击后勤基地？”

“大家不要做无谓的猜测。”黛纳说，“长官自然有他的想法，我们尽力去做就好了。”

“那我们……”一个队长看了看远处的科恩，然后压低了声音说，“要不要在适当的时候把长官架回去？”

“看情形，我能力有限——长官的狂暴程度越来越剧烈，我的魔法已经无法压制。”黛纳回答说，“长官差不多闹够了，等这次行动一结束，我们就这样做……”

几个手下在商量怎么把科恩打晕运回黑暗，岩石静静地旁听着，一句话也不说——大家早就知道他也有这个意思；不过以岩石近卫队长的身份，他不能带这个头。

“禁声！”

一名树上的望哨打出手势，不一会儿，派出传递情报的近卫队员就来到几个队长面前。

科恩面无表情地听着最新的情况。

由于其他神属国的雇佣兵退出，鲁曼自己培养的嫡系部队终于闪亮登场。一支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从 10 多个行省的苦役场开出来，分散于各国的匪徒也一批批聚集到圣都的军营里套上了军装；再加上被重金招募而留下的各国士兵，鲁曼手上可以调动参与进攻的部队足有 30 万。

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，有迹象表明：鲁曼有一支部队已经开拔很久，沿着国境线绕向暗月行省后方。

鲁曼的真正势力显露出来，绝不可等闲视之——30 多万人集中的话是很大的一堆。

“长官，”传回情报的近卫队员喘着大气说，“这些情报是刚刚到达的，黑暗那边应该还不知道。”

“如果他们前后夹击，暗月行省肯定危险；但情报传回黑暗起码需要 10 天，这情报还要花时间中转，”岩石抬起头来，“那样会出事的。”

科恩的手指在地图上缓缓滑动着，最后停留在圣都的标志上。

“打人要打痛处，”科恩淡淡地说，“我们去圣都。”

“圣都？”

“现在去阻止那支绕路的部队是不可能了。”科恩紧了紧腰带，“我们惟一可做的，就是打乱他们正面的安排。”

“我们还不到百人，无法对敌人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打击。”一个队长接过话，“长官，您也常常教育我们，遇事不能冲动。”

“这可不算是冲动。”科恩对这个手下投去赞许的目光，开始强调这次行动的正确性，“我们只是去传递一个讯息，让敌人以为我们了解了一切……”

“那这是……”

“敌人会认为我们知悉了他们的一切，从而改变计划也有可能……老办法，让敌人自己打败自己。出发！”

当天下午，顺着运输车队留下的痕迹，科恩找到了位于圣都城外的一个叛军粮库。

这个粮库是整个叛军5大储备粮库中最大的一个，历年来储备了大批的粮食。粮食平时全部放在地下仓库，外围守卫相当严密。

这次为了给即将调动的叛军提供粮食，地下仓库的粮食被逐批取出，全部露天堆放着，正等待车队装运。

看着远处地平在线堆放得像小山一样高的粮食，科恩非常吃惊。叛军第一次竟然就要调运这么多的粮食，他隐约可以推测出进攻军队的规模。

“听好了，叛军一定还有其他的基地、军械、衣被、木材、马匹等等……”科恩对身边的岩石说，“通知天照和玛法，在靠近圣都的地区，只留够必需的情报人员，其他的立即集中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再命令他们，所有通往黑暗、暗月两个行省的道路，必须彻底破坏。”科恩抹去头上的冷汗，“一站一站往回传递，一站一站地给我破坏掉桥梁、隘口、峡谷，给我挖坑、用洪水冲、引发山崩……”

岩石一边记，一边提醒：“听说国相大人也派出很多小部队……”

“让他们破坏各地的补给站，”科恩说，“不要再暗杀重要官员了，先袭击各个补给站和运输车队！”

“是！”岩石说：“那我们做些什么？”

“我们要尽量破坏敌人的计划……人手不够，我们要分开来行动。”科恩想了想，“我会把你们要做的事安排好，我去圣都里转转。”

“长官，这可是在圣都，守卫很严密的。”

“不管怎么严密，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。听说叛军新任的丞相是个很重要的人物，鲁曼非常倚重他……这件事真正的重点应该是在他身上。”科恩拍拍岩石的肩膀，“没事的，我会好好地给这位年轻

人安排一个节目——干完这事我们就回去。”

3天后，圣都皇宫。

新任丞相手拿大把公文，快步走进了鲁曼陛下的书房。在鲁曼的书桌对面，一字排开站了好几个将军，正在讨论着军务。

“陛下日安，”丞相把公文放到书桌上，“这些都需要陛下签字。”

鲁曼一边拿过笔，一边问着丞相后勤进度情况。

“各方面都很顺利，陛下的计划非常有效。”丞相谦卑地说，“敌人的暗杀行动也得到了遏制，近几天来再没有接到重要官员被暗杀的消息。”

“停下来就好啊，这段时间让几个暗杀者闹得人心浮动。”鲁曼出了口大气，“但我们不能放松警惕，集中到圣都的猎杀者不能解散，要随时做好出动的准备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们的军队正在向前线开进，但是新年之后雨水多起来，道路泥泞了些。”鲁曼站起来，在房间里来回走动，“要确保行军的进度。此外，圣都官员的安全你也要多费心。只要撑过了这段时间，这个棘手的问题就算解决了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科恩跟手下刚刚分配好任务，一队队紧急集合到圣都的情报人员分散开来，乔装打扮后向预定的目标靠拢。

这些都是年轻人，大多数人还曾经在黑暗行省军事院校受过训；一听说要干回老本行，又是“老板”亲自带队，一个个差点没欢呼起来。

整个计划安排得相当周密，十几队人，突袭时间、突袭手法、撤退路线、汇合地点、隐藏地域……科恩全部叫他们背了下来。

由于担心各个小队的战斗力不强，科恩还打散了自己的近卫队，

把他们分派到每一个小队中去。

当岩石对科恩的安全表示担忧的时候，科恩说：“我就不去了，做完事，你到圣都城跟我汇合。”

“长官，您干什么去？”

“我要观察叛军高层的反应。”科恩说，“他们已经更换了一批最重要的官员，体制也跟从前不大一样，不看看的话以后打起仗来我心里没底。”

“带些护卫吧！”

“不用！你们要做的事关系到两个行省的安危，多一个人就多一分把握。”科恩低声说，“如果你们的行动失败，我们的军队会有极大的损失。你记住，拼了命也要给我完成命令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你妈的……”科恩破口大骂，“你懂什么滚！”

岩石还想反对，可看看科恩的脸色，还是没说出来什么话。

换上便装，科恩一摇三晃地进了圣都的城门。

走在圣都的大街上，看到那些店铺、那些行人，周围的一切景物都是那么的眼熟——几乎不可抑制，自己与菲谢特一起经历的那些快乐往事在科恩脑海中浮现……可现在，这已经是叛军的首部了。

一想到叛军，科恩心里就翻腾起能吞噬一切的怒火。

但作为一个指挥官，他也保留着那一丝起码的理智……虽然调集了圣都周围所有的人手，但这点力量是无法完成自己交代的全部命令。就算他们好运完成任务，也没法全身而退……

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声东击西，以自己为诱饵，把圣都警戒队伍牢牢地粘在城里，为手下赢得时间。至于自己的安全，科恩没考虑过——来没那个空闲，二来他的心已经麻木。连他自己都没想通：为什么菲谢特一倒下，自己眼中的世界就变得一片昏暗

这是什么样的世界啊？发生的一切再与自己没有丝毫的相干，科恩对所有的一切再没有喜欢与厌恶的情绪……

不，这话不是很正确，应该说，他整个人整个心，都停留在菲谢特倒下的那一刻。这个世界对他而言只有以前，没有现在，也没有未来……

除了血液的殷红，他的视野再不能感受到其他颜色；除了渴望杀戮的狂暴，再没其他情绪能支配他的身体……

从那刻起，科恩没把敌人的命当回事；同样地，他也没把自己的命当回事，反正自己早该死了——在菲谢特倒下的那刻，自己就该死去。

在街道拐角买了一瓶劣质红酒，科恩当街狂灌一口；可除了感觉到液体的冰凉之外，舌头没有给他的大脑发出任何其他的感觉。

之后，科恩拐进一条小巷，只是几个圈子下来，他就甩掉了偷偷跟在他身后的一组近卫。

天刚黑的时候 辛苦一天的丞相终于离开了皇宫，一队护卫踏着整齐的脚步，把这位帝国新贵送回他的府邸。

在前庭安排了琐事，丞相带着几个仆人走进花园。建在水池上的凉亭中已经摆放好了晚膳，他每天的晚饭都在这里吃。

“大人 礼仪大臣的管家上午来过。”细心的管家为主人披上一件蓝色外衣，“说是请您明晚去他的府邸做客……”

“替我回绝掉，”丞相轻柔的声音响起，“我不想看他的脸。”

“是 还有几位将军……”

“一齐回绝，”丞相的语调里很明显带有不满的情绪，“那是一群粗鲁的俗人。”

听到丞相的话，一位看起来像是侍妾的女子走来，一路抿嘴笑着：“从你来到圣都，还没看到你开心地笑过。”

“如果换了是你 你一样不会开心。”丞相对身边的人解释着 毫不介意地坦白自己的心情，“早就听说圣都是个好地方，可来了才知道，圣都现在和占据他的人一样——都是那么污浊不堪。”

“看你说的 难道这个帝国就没有你感兴趣的人物？”侍妾笑笑，两只手整理着丞相的衣带，“你的陛下呢？他怎么样？”

“陛下 你说鲁曼？”丞相淡淡地说出句大逆不道的话；那是一个快活到头的疯子。”

“好啊 我要去告发大人。”侍妾绕到丞相身后 用温柔的双手抚着丞相的脖子，“可怜的丞相大人啊！你会被你的陛下严厉地处罚呢！”

“鲁曼的处罚有什么特色 不如被你处罚好了。”丞相坐下 脸上出现柔和的笑容，“不能吃到你为我准备的食物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处罚。”

漂亮的侍妾微红的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，坐在丞相身边 叉起一块食物放到丞相嘴里。

“清淡、柔和、细腻……”丞相发出一声由衷的赞叹，“能吃到这样精美的食物，也算是我到圣都来辛苦的惟一酬劳。”

“谢谢夸奖，”侍妾歪着脑袋，“老实说出来吧 你今天为什么会这么高兴？”

“被你看出来了？”丞相略显腼腆地一笑，脸上随即出现很向往的神情，“今天早上魔兽密探传来消息，我们的那位朋友好像来到圣都附近了。”

“你是说——”侍妾握着银叉的手停住，“神佑骑士科恩·凯达？”

丞相微微点头。

“只要他能来圣都，我做这些事也就不觉得冤枉。”丞相取过侍妾手中的银叉，把食物放到嘴里，“不过有些奇怪，他此前一直做些莫名其妙的事；如果不是安排一支部队突袭暗月，还不知道他要拖到什么时候才来。”

“真是任性 把合情合理的复仇行为说成是莫名其妙。”侍妾毫不客气地拧了丞相的肩，“当心他来取你的人头……”

“嗯……要是他来取了我的人头，”丞相坏笑着 用手托起侍妾的

下巴；你要不要为我复仇？”

“讨厌！”侍妾打掉丞相的手，“不准再调皮。”

“真担心他直接去找鲁曼啊……”丞相站起身来，走到围栏边，“鲁曼的宫廷护卫已经换过，实力不可小视。虽然我做了些安排，但科恩·凯达的心思难以捉摸；如果他胡来，那可就影响我们的计划了。”

在距离凉亭不远的假山处，在层层枝叶掩盖下，科恩血红的眼睛正盯着丞相；在他手里，一张连射弩引弦待发正对目标。

早在今天下午他就潜入了丞相府，偷偷摸摸地在花园里完成了好几个陷阱，也为自己安排好了撤退的路线——现在就只等天黑。

“不用担心，鲁曼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仇人；他必定会为鲁曼好好安排一番，不会让这个人死得太快太容易。”侍妾转头说，“我想他会先找上你的。”

丞相笑着正要回答，脸上的笑容却微微停滞了一下。

“嗯，开瓶上好的红酒，”丞相吩咐，“都退下去吧！”

“不是说讨厌喝酒吗？”

丞相的身子没动，但语气有点细微的变化，不再有调笑的随意：“凡事皆有例外。”

“明白了，”侍妾站起来，招呼管家拿过红酒，“不打扰你了。”

丞相转过身，面对假山坐了下来，一边把飘散着淡淡香味的美酒倒进两只精美的银杯中，一边微笑着说：“有贵客光临，我感到非常荣幸！”

科恩心跳保持着正常——丞相刚才的言谈举止已经让他很奇怪，现在这句话对他反而不会有什么震撼效果。

“圣都物是人非，心情不好是必然的；可就算心情再怎么不好，也不必学流浪汉，去喝那种下三滥的东西啊！”丞相神态专注地倒好了酒，“高贵的始终是高贵的，说话做事都应该符合才对。我说得对吗？斯巴亚帝国正统皇帝——科恩·凯达陛下。”

科恩还是没动，手里的弩箭依旧对着丞相的脸。

丞相神态自若地对着假山而坐，俊俏的脸上挂着浅浅的笑，饱含英气的剑眉下，明晰的双目正闪现出难以捉摸的眼神。

“说起来呢，陛下来圣都也不是一两天了，为什么今天才想起到我这来？难道凯达陛下认为我的官职还不够重要吗？”看科恩不理睬自己，年轻的丞相自嘲似的一笑，“如果陛下是这样的想法，那还真是伤我的自尊啊……”

在此之前，科恩花了很多时间详细侦察府邸，花园周围更是布下了陷阱。他现在敢肯定 此刻的花园中除了丞相不会再有其他人；但这个丞相的反应怎么会如此的奇特？

“请陛下过来坐吧 不管您要什么都好 您总归是要过来的。”可丞相的声音偏偏听起来又是那么的真挚，“陛下就不要再继续伤我的自尊了，其实我个人对陛下充满了好奇与期待。”

“你的自尊我并不关心 我想要的不是这个。”科恩再次分析眼前的形势，除去身上的伪装，暗暗戒备着踏上了花园中的小径；笔挺的身影一步步走进丞相的视野，“我想要的东西，就一定要得到！”

看到科恩，丞相微斜的身体立即正了正，明亮的双目光流露出一丝欣喜神色……但科恩本人的心思不在这上面——他现在一心所想是怎么才能让眼前这人血溅命断。

“陛下不需用这样强硬而冷漠的口气说话吧 你想要的东西我有，我也没说不给啊！”丞相露出亲切笑容，用平和的眼神打量科恩，就像是在对待一位分别多年的老朋友，“请过来坐吧！我一直期待陛下的到来，我们可以喝上一杯。”

面无表情的科恩走入凉亭，在丞相对面缓缓坐下，长剑放在手边。

丞相把一只酒杯推过去，自己拿起另一只：“陛下喜欢吗？这可是好酒。”

“不习惯。”

“不勉强。”丞相自己喝了一口，“天还没全黑，距离科恩陛下动手应该还有点时间，我们来谈点什么吧！”

“这段时间以来，科恩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个不知死活的人，我习惯了沉默。”

“请不要拒绝我的好意，我这官当得很没意思，简直可以说是乏味到极点……倒是一直希望能跟凯达陛下见面。”

科恩一时不清楚这人在想什么诡计，也懒得去计较，不过手指却搭上了剑柄。

“做事不能着急，现在还不到杀人的最佳时机。”丞相看看天色，仿佛洞悉科恩的全盘计划，“城门还没关呢！”

科恩冲丞相一扬头：“看来，你知道我要做什么？”

“当然了，我清楚陛下的所有计划，并且我可以告诉陛下：以前我从未在那个粮库调运过粮食，这次之所以动用这个粮库，就是想把它送给您。”丞相露出一抹高深莫测的笑容，“怎么样？我的科恩陛下，这份见面礼准备得还合适吧？”

“我没打算放过你。”

“但我打算帮助你。”

科恩心中的疑虑越来越浓，这种脱轨的场面让他感到不安。

“虽然于事无补，但我还是得承认，科恩淡淡地说着话，手指压上了剑鞘上的机簧，“你的求饶方式有新意。”

“你还是不肯接受‘帮助’这个词形容吗？可惜我做出了如此友好的表示。”丞相遗憾地搓着手，“好吧！我承认帮助用这个词形容不是很恰当……应该怎么说呢？这实际上是我对你的‘施舍’。”

“施舍？”科恩的嘴角向上一翘，久违的诡异笑容浮现脸上，“有意思。”

手指一压机簧，黑铁长剑的剑身弹出一寸——科恩右手握住剑柄，缓缓地拔出了长剑。

“不要生气嘛！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不要搞得如此紧张。”丞相优雅

地伸出一根手指，修长的手指点在指着自己的剑尖上，轻轻地拨开，  
“事实上，你就是杀了我，也没办法做到你想做的事。”

科恩的脑袋微微一偏，凌厉的眼神逐渐变得狠辣。

“让我们来做个交易好了。”丞相笑咪咪地说，“我帮科恩陛下把圣都搅成一锅粥，让陛下的人有机会突袭那几个基地。”

“我承认 这条件对我来说很有诱惑力。”科恩不置可否地反问，  
“那我又必须为此付出些什么？”

“惟一的条件 就是耽误陛下一点点的时间。”丞相举起酒杯 将里面的液体一饮而尽，“用这一点点时间，陛下可以跟我聊聊人生、聊聊理想。”

“人生……理想 我跟你谈？”科恩的眉毛一挑，“你他妈的……唬我？！”

科恩忍无可忍地出手，手中长剑隔着桌子激刺而出，剑尖那一点寒星奔向丞相的喉头！

“叮”的一声 丞相手腕翻转过来 用酒杯套住剑尖——他依旧保持满面的笑容，对科恩的举动是既不惊讶也不生气，但在眼神中却隐含一种“你的能力仅是如此”的疑问。

科恩什么时候被人这样轻视过？

“去你妈的！”科恩一声怒骂，整张桌面被他一脚踢起，桌面翻滚着向上飞去，菜汁盘盏被甩得到处都是，通体发光的黑铁长剑向丞相发起一系列闪电般的连续刺杀。

“叮 ,叮 ,叮 …… 叮 !”

看着科恩向自己发起攻击，年轻的丞相脸上出现一种与他的年纪不太相称的沉稳神情，温柔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胡闹的小孩。他左手背在身后，拿着酒杯的右手在身前移动；虽然动作看似缓慢，可科恩凌厉的连续刺杀竟被这一只酒杯轻松化解掉了 ……

一只银制酒杯算什么？要知道在科恩手上，这柄黑铁长剑可以贯穿 5 层铠甲！

等科恩迅雷般的 15 剑刺过，丞相左手伸出，勾曲中指弹在黑铁剑身上。“铛”的一声，科恩向后一个空翻，稳稳站在凉亭边，面色凝重之极。

石制的桌面掉落下来，丞相左手一扶——厚重的桌面轻轻一震，分毫不差地落在原来的支架上……一点响声都没有。

“15 道裂痕，可惜了这只酒杯呢！”丞相端详了手里的酒杯，惋惜地说，“这是我在圣都最喜欢的东西之一，我要你赔。”

“以你的本领，鲁曼手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吸引你。”科恩双眉紧拧，手中长剑缓缓地抬起，一字一句地问，“你——到底是谁？”

“我是谁？这问题不重要。”丞相再看了看天色，把酒杯放下，“差不多要到科恩陛下行动的时间了，你到底要不要我帮你呢？”

“你妈的大西瓜！”在这一刻，科恩有些哭笑不得，“你要怎么帮我？”

“我可以……”丞相非常认真地想了想，“我可以帮你在城里放火，帮你在城里杀人；干脆这样吧，我叫人去割一只鲁曼的耳朵给你好不好？”

“你他妈疯啦！鲁曼是我的！”

科恩怀疑自己是在做梦，因为像眼前这么讨打的人，也只能在梦里才有可能出现。

丞相微红了脸，不满地轻哼了一声：“在旁人看来，我这行为的确与疯子无异，如果凯达陛下也用这种俗人眼光看待我的话——真是可惜，我是以如此友好的态度迎接你……”

话似乎没错，可科恩觉得这人的神态就像是一个娇娇女正在向她心爱的情人撒娇……以科恩的脾气，哪受得了这种阴阳怪气的人，他差点一口血喷出来。

暴喝一声，头皮发麻的科恩猛地向前跃出，再一次攻向丞相——金黄色的斗气布满黑铁剑身，锋利的金属刃口撕裂空气，剑尖在异样的啸声中奔向丞相的前胸！

丞相右手拢住衣袖，左手伸出，单单用两根手指就稳稳地夹住了呼啸而来的剑尖……整套动作是那样轻描淡写。

“差一点就让陛下偷袭得手，丞相微微低头，注视着眼前身体前倾、一张脸涨得通红的科恩，“我们的打斗就到此为止吧？”

科恩一咬牙——虽然长剑被夹住，但附在剑身上的斗气突然暴长，聚成拳头大的一股向丞相扑去。

丞相把夹着黑铁剑的手指晃了晃——扑去的斗气就消散在冰凉的夜色里。在一阵轻响声中，剑身上缠绕着的斗气也犹如被冰水浇到的火焰一样向四下消散，只是瞬间，整柄长剑恢复本来颜色。

“一而再地偷袭是没礼貌的，”丞相笑着说，“现在到我了。”

一抹红色光带在丞相白皙的手指上显现出来，环绕着攀上剑身，并向剑柄蜿蜒而去。科恩知道这事不妙，但一股吸力已经把他的手掌牢牢地吸在剑柄上，根本无法挣脱……

红色光带终于触到科恩的手。身体先是微微一颤，然后科恩整个人像是被台风扫中一般，翻转着向后飞出，“扑通”一声掉进花圃，压塌了一大片名贵的花草。

科恩单手撑地，翻转的身体猛地加速向围墙靠拢，途中还不忘引发几个陷阱——丞相先被一团烟雾笼罩，“嗖嗖”又有几枝弩箭在烟雾中穿过！

烟雾中响起一声轻笑，本应该被弩箭插成刺猬的丞相凌空出现在科恩逃逸的路线上，衣带飘飘，笑容可掬。

科恩闷不着声，用出吃奶的劲临时改变方向，向围墙飞掠而去。

丞相手指一弹，红色光带再次飞射而出，尖端缠住科恩脚踝——又是一声巨响，科恩被再次丢进花圃。

“哎呀！”再次站到凉亭里的丞相以手掩口，大惊小怪地叫了一声，“一时错手，请陛下原谅……”

一言不发的科恩在花圃中撑起身体，再弯腰捡起掉在身旁的长剑。黑暗的夜色中，这个骄傲的年轻人被屈辱所包围，一颗年轻的

心剧烈地跳动着，怒火熊熊地燃烧起来，使得他整个身体都在颤抖。

“陛下？凯达陛下，你没事吧？”丞相关切的眼光投射过来，“请原谅……”

“原谅你妈的！”

伸手抹去沁出嘴角的血丝，还挂着草藤残叶的科恩从花丛中穿行出来；一个耀眼的火红色光圈出现在他的身体5臂外的距离上，正以他的身体为中心缓缓转动着。

这时候，天空已经完全黑了下來，火红光圈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映红了整个花园——科恩是不得以才用上这一招，谁能想到杀个文臣还会这么费劲？

“禁忌魔法之‘怒火燎原’吗……”丞相一眼就认出这光圈所代表的魔法，“陛下还真打算跟我拼命啊？”

“混账东西……拿命来！”科恩跃上半空，夹带着雷霆万钧的气势，全力刺出这一剑！

丞相的面色也凝重起来——他双手平伸，手心向外交叠着护在胸前，15层白色光幕在身体正面展开——巨响声中，凉亭被狂暴的气流冲击得只剩下一个空架子，纷乱的气流裹带着碎石瓦片以凉亭为中心向四周激射，花园里的假山、草木、围墙全被打得一塌糊涂……

稍后，一阵清脆的、如玉石破裂般的声音回响在花园里，科恩那把包裹在斗气中的长剑连续刺破4层光幕，但还是在第5层光幕处停了下来……虽然科恩还圆睁着双眼，可丞相知道他已经力竭。

好整以暇地收回右手，丞相的左手五指一紧——余下10层光幕的边缘开始向着科恩扩散，就像是一张撒出的渔网，把科恩从头到脚罩了个严严实实。

“呵呵，科恩陛下，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你安静下来。”丞相脸上带着沾沾自喜的神情，“不过陛下拥有的武技能破开我4层魔法屏障，你的实力就整个大陆来说都很难得……”

光幕中的科恩冷笑着，持剑的手臂微微回收。

“不要再试图反抗 我们好好谈不行么？”丞相叹了口气，“我是真心想帮助陛下，难道您真的不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 但本少爷不爽！”光幕中的科恩怒吼着，“就算是要和你谈——也要打完再说！”

黑铁长剑再次挺刺出去，但剑身上包裹的不再是金黄色斗气；取而代之的是一层薄薄的、淡蓝色的亮光——剑尖瞬间刺破余下的光幕，划开一个大口子！

丞相这次是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真正的惊呼，更不敢再待在原地；在长剑临身之前，他的身影一闪而逝。

“嘿嘿，干你妈的！”科恩长剑杵地，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用戏谑的眼神看着飘浮在半空中的丞相，“就算你是个不男不女的怪物，也会有被本少爷打飞的一刻……”

做到目前这个地步，科恩已经是花招用尽，看来还是不能占到便宜——他拿定了主意，手上不行，嘴上可得争口气。

“我是自己飘起来的！”丞相大声抗议，“因为我不想让你受伤……”

科恩站直身体，单手叉腰，只用一根手指指着丞相：“去你妈的，你人都被打飞了，还要嘴硬是吧！”

“仪态……凯达陛下 要注意仪态。”丞相皱皱眉头，“身为一个正统皇帝，怎么能随便骂人呢？”

“不敢说实话的杂碎，”一连串的粗鲁脏话从科恩嘴里喷出，“你准备好受死吧！”

“好吧 我是被你打飞的。”丞相缓缓降落地面 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，“你满意了吗？”

“哼！”

“我原本想先和你好好谈一下，拉近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，还可以建立一点信任。”丞相上前两步，大度地笑笑，“但你开口闭口就

是杀，顽固不化，出于善意我想提醒你一句——你认为此时此刻 是你危险还是我危险？”

“有屁就放，不要耽误我的时间！”

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科恩向丞相丢出一把匕首，同时跃起身来向围墙外翻去。丞相含笑接住飞到的匕首，却并不阻止科恩逃跑。

科恩越过墙头，顺手引发目前仅余的陷阱；刹那之间，花园中又一次流箭乱飞，烟雾腾腾。

可脚还没着地，科恩就陷入一片刀光剑影里——先前在花园里出现的那位侍妾带了几个仆人，早已在墙外恭候大驾……灰头土脸的科恩又被赶进了花园。

侍妾跟着跃进围墙 收起手中两柄短剑 向丞相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。虽然她只是远远地站在科恩身后，可科恩刚才已经领教了她那诡异的剑法，此刻更是觉得如芒刺在背……

“陛下就那么恨我的花园吗？丞相看看一片狼藉的花园，说到破坏，您可真是擅长啊！”

“呸！”科恩大口地喘着气，“你以为你又是什么好东西？”

“至少听听我的计划吧！在我的印象里，陛下应该是一个理智的人。”

“说吧！”科恩静下心来，以无所谓口气回答他。

科恩已经明白以自己现在的本事杀不了丞相 甚至逃都逃不掉。

而丞相呢！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他绝不会杀自己……

这个丞相是如此的奇怪，身份、武技、魔法都是谜团……所以在肯定丞相不会杀自己的情况下，科恩也乐得听听他的计划，顺使用语言消遣一下他。

“看来你是愿意谈了。”丞相也不再兜圈子，“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交易：我可以帮你搞定圣都的一切，但你要接受我的一个挑战。”

“呸！”科恩往地上吐了口唾沫，“你这不男不女的家伙说出的话能信吗？”